

# 把地理课搬到尼亚加拉

□赵平

当年的地理课上,被我们私下称作“地理老头儿”的倪老,摇晃着花白睿智的脑袋,对我们侃侃而谈北美大陆五大湖区。倪老说,尼亚加拉河是美国和加拿大的界河,河上的尼亚加拉瀑布是美洲大陆著名的奇景,好美好美……那一天开始,尼亚加拉瀑布不再是我心头单纯的名词概念了,从那一天起,我对这个世界奇观就充满了向往。

一晃多年过去,像倪老说的那样,我终于有了一次深秋到加拿大旅游的机会,尼亚加拉当然成了行程重点。

那天一大早,我从多伦多搭乘灰狗大巴,不到两小时就来到了尼亚加拉镇。

欧美的小镇总是很清静。从镇口车站到瀑布景点需要步行一段路程,一路上静悄悄难得见到几个行人,朗朗晴空里透着几分寂寥、几分清冷。路边零星散布着造型别致的木质独栋房屋,房前屋后都是树冠浓密、高大茂盛的枫树。顺着尼亚加拉河前行,那在书本上早已见过无数次的瀑布,渐渐显出庐山真面,震耳的隆隆轰鸣已经先声夺人了。远远望去,一帘巨大的水幕从十多米断崖高处飞流直下,雾气蒸腾,气势磅礴,在蔚蓝得近乎透明的天空下,雄伟壮观,撼人心魄。

来到瀑布近旁,这里不同于一路上的清静,来自世界各地的旅游者早已聚集在此,长长的护栏边满是举着长枪短炮、拿着各色手机拍照留影的人们。阳光照耀下,漫天飞溅的水雾神奇地呈现出了几条鲜艳夺目的彩虹,把瀑布装点得熠熠生辉,美不胜收。

手把护栏,我尽情饱览瀑布的雄姿气魄,呼吸湿润清冽的空气,神清气爽。隔着翻卷奔腾的河面,对岸美国一侧的高楼公路绿化带、河边熙来攘往赏景的人影清晰可见。眼前奔涌的激流、河面上满载游客驶向瀑布的游船,让我恍然生出梦幻般的感触,曾经那么遥不可及的尼亚加拉,现在我已置身其中了。

远眺,尼亚加拉河上,一群群海鸥追波逐浪,上下翻飞,在蓝天和水雾间穿梭翱翔。记得当年倪老还给我们讲过,尼亚加拉河里水产资源丰富,各种鱼类非常多。瀑布水流湍急,落差太大,鱼儿们从悬崖跌落,大多当场就昏死过去漂在了水面上,这里自然成了海鸥们的觅食之地。

时近正午,从快餐店买来一份牛肉饼三明治,人丛中找到一处观赏瀑布角度极好的长椅坐下。成群的海鸥像通晓世事人情,飞到人群头上盘旋打转。

我身边坐着一位加拿大老爷子,圆圆挺挺的肚皮像是直接放在了大腿上,有滋有味咀嚼慢咽地啃着三明治。两只海鸥在老爷子面前悠悠哉啄食他喂撒的鸟食碎屑。老爷子肩头上还站着一只海鸥,这鸟儿正打望近在咫尺的瀑布,神情专注。

老爷子慢吞吞品味着手里的食物,嘴里似乎念念有词,听不懂些什么。他不时掰下一小块面包,揉碎洒在海鸥面前,被浓密胡须簇拥的饱满圆润的脸颊上满是笑意。

我对老爷子笑出声来,他也友好地对我笑笑。我掰下一块面包揉碎,几只海鸥从天而降直向我的掌心冲来。我和老爷子对视一眼,都哈哈大笑,向对方竖起大拇指。

该返程了。白浪滔天的瀑布悬崖边,突兀直立着一棵枝叶清瘦的灌木,它不像那一片片一簇簇丛生的树木,抱团群居,茂密繁盛,只是孤傲地站立在危崖之巅,像一位智者,俯视白雾蒸腾的河面,见证着岁月的流逝。那一刻,我想起了倪老……

# 银杏满怀肉飘香

□王芳

金堂县清江镇是个百年老镇,这几天银杏飘飞,到处黄灿灿的,吸引了人们去游玩。

周末,几个友人邀约来到清江。阳光下,一树树银杏叶儿簌簌洒落,将大地涂染成一片金黄,在绿色草坪的映衬下显出炫酷的暖意。银杏叶铺了厚厚一层,给大地添了一件美丽冬衣。印象中,昨天还郁郁葱葱的银杏叶好像是在一夜之间黄的,让人生出“满地翻黄银杏叶,忽惊天地告成功”的感慨。

这片银杏林黄得宏大、震撼。三五成群观赏者或立,或坐,或卧于林间照相留影,每一种风情万种的姿态,每一句言谈欢笑,总会得到村庄里鸡犬相闻的响应。想想,这里的每一片银杏叶都有一颗宽容良善之心,这里原本是它们安享晚年的地方,尽管时光短暂,也许几天或者十余天,它们将在这里慢慢凋零,融进土壤,在有限的生命里,也不忘将垂暮之美回报于大地。

从公路方向传来四川清音“布谷鸟儿咕咕叫”的唱调,只见七八个手拿二胡、檀板、竹鼓等乐器的阿姨边走边唱。经打听才知道她们是去清江镇的林家大院唱歌,那里是镇上川剧坐唱协会基地,大院内置有戏台,为票友无偿提供娱乐场地。清江有“川剧坐唱之乡”盛誉,清音竹枝奇葩,民间心声,以乐兴镇,民风淳朴。

当年陆游入川来金堂,曾题诗《自汉州之金堂过沈氏竹园小憩坐间微雨》,对沈氏竹园旖旎风光不乏溢美之词,沈氏竹园就在如今的清江镇,与著名的林家大院共居一处。

林家大院坐落在鱼凫水乡之中。2014年,央视《美丽中国乡村行》节目组来到金堂,在林家大院寻到了传承一百多年的名菜——林氏家族的“林白肉”。

他们青睐的是,林白肉承载着一段沧桑的移民史。话说清乾隆九年(1744),阆地河水连年泛滥,冲塌大片田地,人们食粮艰难,林日高夫妇携四子万里迢迢,风餐露宿从福建漳州入川,一路吃尽苦头,他们先在金堂县南百家滩寄居,后在县东桐梓园佃耕,再到馍馍店(今清江镇)定居,繁衍生息,至今已40代人。

为了在金堂立足,他们把招牌菜林白肉作为扬名之本、立身之根。民国时期,林氏在馍馍店开了一家名叫鼎御丰的饭店,招牌菜就是林白肉。馍馍店很小,却热闹非凡,是金堂与广汉乃至广汉上水陆交汇的“垂涎”之地,许多过往商人和脚夫停歇于此,曾有一位大官商杨名带朋友跋山涉水而来,就是为了吃一口林白肉。这样一传十,十传百,鼎御丰饭店声名远播。

食客都说林白肉肥而不腻,入口化渣,其原料是在猪臀部选上肥瘦相间的二刀肉为原材料,经秘制调料加工而成,再将拌好的白肉放进锅里蒸熟了上桌,实行凉菜热吃。如今林白肉的掌门人林洪永自己也是个好吃货,他上世纪八十年代随伯父和父亲学厨艺,勤奋好学,终得一手好厨艺。为了每道菜色香味俱全,他会花上许多工夫,就像在雕刻一件艺术品。

银杏飘飞的日子,伴随着清越的川剧唱腔,我从这个古老小镇的一道美食上,从游客大快朵颐的表情中,看到了工匠精神的新火相传、珍惜坚守,更看到了乡村旅游给人们生活带来的幸福感。

# 禾木村的慢生活

□范月秋

旅游大巴缓缓进入阿尔泰山中,山路盘旋,云雾缭绕着山体,好像在进入“挪威的森林”,又有谁想到这里竟然埋藏着数不尽的宝藏呢?阿尔泰山又叫做金山银山,“阿尔泰”在哈萨克语中意味“六个月”,从汉朝就开始开采金矿了,至清朝在山中淘金的人曾多达5万多人。

想到作家李娟在《我的阿勒泰》中写到了采木耳的人。女人们疯狂地能吃苦,腰间绑着几个塑料袋,几个馍,就能进山十天大半个月,用编织口袋装采集的木耳,困了就把塑料袋铺在地上,裹上大衣就睡一觉。淘金的人,采木耳的人,都是一种比任何物质都坚韧的物种吧。

摇摇晃晃,山路十八弯,空气清新得好像把肺都洗了一遍。两个多小时的盘旋,就要达到喀纳斯景区贾登峪了。

贾登峪是一个被云杉和落叶松环抱的山间盆地,是进入喀纳斯景区的门户。秋天的喀纳斯,金色的桦树叶、火红的欧洲山杨、杏黄的落叶松、四季常青的松柏绘制着一幅让印象派大师都相形见绌的画作。

喀纳斯的湖水是翡翠色的,近处的树林,有的树干潜入湖中,有的则伸向了远处的冰川。天空蓝得好像马上就要滴下一滴来。

在山下的喀纳斯村,我们参加了图瓦人的家访。图瓦人是蒙古族,在旅游开发前他们过着与世隔绝的生活。图瓦人也奔上了新生活。演奏苏尔的小伙子十七八岁,打扮很潮,穿着连帽T恤衫,进来就关门开伙,这让原本清亮悠扬的苏尔混搭了一点流行的元素。呼麦听着很厚重沉郁,声量恢弘,好像口腔里在竞技铁人三项。

不能不去大名鼎鼎的禾木村。曾经在抖音上看到一个好笑的视频,一位带帽穿马甲的大叔,站在一个山头的平台上,拿着高音喇叭,向周围举着“长枪短炮”的摄友们喊着:好了,现在白平衡打自动,感光度100,光圈优先……”这群人,拍的就是禾木村。

我从摄影家的照片中,看见的禾木村是这样的:禾河谷上方水汽升腾,安静的村庄、苍莽的森林,泛着白霜的草地笼罩在浓雾之中;当太阳跃上东边的山头,一栋栋木屋升起袅袅炊烟,与晨雾完美交接,就像一杯刚拉花的焦糖玛奇朵。

但我真正爬上俯瞰禾木村的观景台时,发现的却是另一幅景象。晨雾与炊烟已经退场,阳光之下的新鲜事是东边升起的热气球,还有禾木桥上爬行的游客。河边的白桦林是真美,光影随烟白色的树干交错斑驳,投影在赏景的人儿的脸上,漫透出一股“情怀”。

想刻意在禾木村里找景点恐怕会失望,但村子里真正的慢生活,倒是可以让手机拍到没电。路途遥远使得游客并不多,客栈餐馆小吃店咖啡馆不紧不慢地做着自已的生意,一群群牛羊嚼着口粮也不紧不慢地走在村道上,旅馆老板开着“托儿车”载着离开的旅客也在村道上慢慢走着,青年旅舍的姑娘扛着几床白色被褥曼舞式地搭在院子里晾晒。白云在北边的美丽峰上缓缓地飘着,五彩斑斓的热气球在东面的禾木上村缓缓上升,马宝禄牛肉在河边的一口大锅里慢炖着,禾木河持续地缓缓地流向该去的地方……

# 摄影之乐

□余毛毛

这几天发生了两件比较得意的事,那就是一家报刊的编辑在我的朋友圈下了张图片发到报纸上去了;另一位大学教授做公众号,也在我的朋友圈下了两张照片,作为配图。我感到这是对我这几年来拿着手机到处瞎拍的一种肯定。其实我很早就知道摄影这回事,因为我哥嫂都是摄影专业毕业,什么海鸥相机柯达胶卷,什么显影液定影液,什么红灯暗房……我十来岁时就知道,但我却不知为何对摄影一直没有兴趣,那时候哥哥在家里到处挂着急塌塌的待干的照片我都觉得烦。

可几年前,我充话费时店里送了我个智能机,又恰巧到四川九寨沟旅游,那儿绚丽的风光和清幽奇妙的溪水潭水真是惊到我了,于是我就拿出手机猛拍。回家后看,越看越好看,就发到朋友圈,不料得到了朋友们的一片喝彩。又过了一年,我到辽宁桓仁县去旅行,在一个叫枫林沟的地方,又被漫山遍野、明媚而纯粹的红枫叶给惊着了,又是一阵猛拍,发到朋友圈给朋友们一看,不料又赢得一片喝彩。我内心知道不是我拍得好,而确实是风景太美。后来又四姑娘山、康定、成都、黄龙……就这么一路拍下来,兴致越拍越高。

其实我天生不适合摄影,因为我一千多度的高度近视,很多东西我都是看不清看不明白,我只是大致估一下,然后就拍;再加上我这个手机也价值七八百元,跟那些长枪短炮似的相机和高档手机都是没法比的,可以说我拍照的软件硬件都不行。我朋友圈里有不少摄影大咖,他们照片的经典性常让我叹为观止,但我也并不怎么羡慕他们,因为他们拍照有任务有压力,他们不是画报编辑,就是各级摄影家协会领导。而我拍照就是轻轻松松拍着玩,然后就是发在朋友圈炫,眼巴巴等着别人夸。然而美丽的风景也就是在旅行时才能偶尔得见,真拍还得拍日常,有阵子我感觉没得拍了,感到很郁闷。可有一天凌晨我早醒,睡不着,就到露台上喝茶,却不料在我眼前出现了令我震撼的场景,那就是满天的彩霞霞彩地铺展在天空中,其间点缀着满满的朵朵白云,而美丽的长江在其下静静地流淌……我家住江边,我又住顶层,视野非常好,这样一个摄影大宝库我却长期忽略掉,那是因为我与长江太熟了,我在江边住了十多年。从此我开始热衷在家里拍长江风景,拍太阳,拍云彩,拍飞鸟,拍水流……远处拍得不过瘾了,我又到江边拍,拍江岸,拍野草,拍野花,拍蝴蝶,拍树木,拍芦苇,拍虫子,拍堤坝……总之,凡是让我觉得惊奇和美丽的东西,我都拍。

摄影打开了我的心智之门,把我从单调的生活中解脱出来,让我看到更为广大、更为幽微、更为繁复的世界。如果你看到一个人在一朵花前流连忘返,那可能就是我了;如果你看到一个人对着一块石头发愣,那可能也是我了;如果你看到一个人趴在木栈桥上恨不得脸贴着一朵睡莲,那可能也就是我了;如果你看到一个人面对着满天美丽的星光而长吁短叹,为没法拍下来而沮丧,那可能也就是我了……总之,在拍照的过程中我发现了生活,而拍照的结果,那些由影像而进入内心的感受,让我知道我正在生活。拍照不是目的,过一种有意义的生活才是。

生活不是段子 /

## 最好的贵人是努力的自己

□仕成 绘

你说放下了,见一面试试  
你说不爱了,抱一抱看看  
一见就沦陷,一抱就错乱



情意这东西  
一见如故容易  
来日方长太难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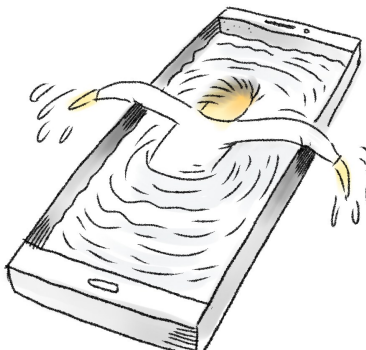
成年人的世界  
是一汪苦海  
你我都身处其中  
悲欢皆需自渡



人生中最好的贵人  
永远是努力的自己



你所谓的迷茫  
不过是清醒地看着自己沉沦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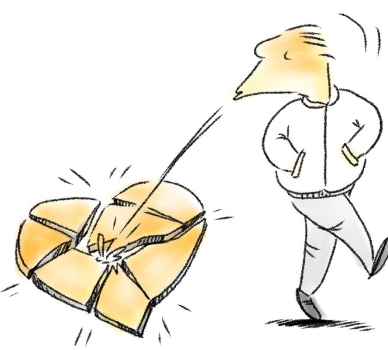
激情都会过去  
唯有孤独长存



人生哪有那么多痛苦  
无非是你不放过自己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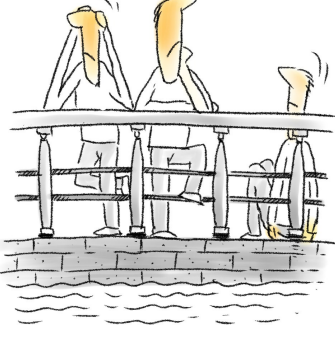
感情是最容易背叛的  
因为背叛的代价太小



不喜欢了不是你的错  
但欺骗和背叛是



我们的欲望不一样  
我们失望时都很像



爱情的世界里  
要的是心动  
不是感动



人到了一定岁数  
自己就得是那个屋檐  
再也无法另找地方躲雨了



扫码上封面新闻,看旅游趣闻趣事。



下载封面新闻APP  
加入青蕉拍客得大奖